

世界/中/短/篇/小/说/经/典/书/系
hijiezhongduanpianxiaoshuojingdianshuxi

杨冬 宋民 主编
经典是不畏惧时间的，生命却耐不住“逝者如斯夫”的侵蚀，阅读
《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》，用最少的旅费，达到生命的最远方。

证言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

证 言

杨冬 未民 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

- | | |
|-------|--|
| 主 编 | 杨冬 未民 |
| 出 品 人 | 张四季 |
| 责任编辑 | 陆 风 |
| 出版发行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地 址 |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0431-86012927 发行科:0431-86012939 |
| 网 址 | www.shidaichina.com |
| 印 刷 |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|
| 字 数 | 1200 千字 |
| 印 张 | 65 印张 |
| 版 次 |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|
| 印 次 |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387-0888-2 |
| 定 价 | 298.00 元(全 10 册) |
| 版权所有 | 翻印必究 |

序 言

古人说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，对于现代人而言，行万里路易，读万卷书难。科技的车轮正以惊人的速度横扫世界，终日在电脑和千奇百怪的机器前忙碌的现代人，用电线、光缆、轨道或航线，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。点击鼠标，我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把自己随意粘贴。

面对异域文明，缺少了读万卷书的底蕴，我们不仅频繁遭遇“对面相逢不相识”的尴尬，更不断积聚着那些源自心底的陌生。为此，我们渴望一种深层的理解，渴望一种心灵的融通；渴望一种旅行方式的回归——行万里路前，先在精神的行囊里放几本书，以让心灵和脚步行得更远。心灵的远足，不要“青春作赋，皓首穷经”，不要悬梁刺骨，凿壁偷光，也不要手不释卷、红袖添香。心灵的远足，只须在不经意的闲暇里读几部经典。

经典是不畏惧时间的，生命却耐不住“逝者如斯夫”的侵蚀，阅读《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》，用最少的旅费，达到生命的最远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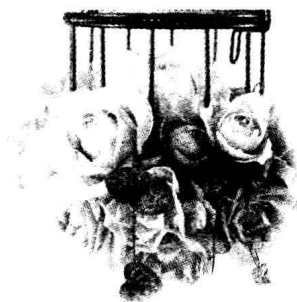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证言	1
法官和他的刽子手	23
跑道灯	137

证 言

〔日本〕

松本清张





—

女的坐在镜前补妆，这小型三面镜是石野真一朗于上个月买来的。三面镜旁边的衣橱和五斗柜也是一样，只是从百货公司买来的日期不同而已。

四席半房间有两间，但没有浪费空间。适当地摆放着家具，弥漫着年轻女性的色彩和气氛。四十八岁的石野真一朗每次从外面踏入这房间，就立刻感到如沐春风的轻松愉快。

石野贞一朗的家比这里更大更广，可是，缺少了柔和。家里充满干燥的空气，家具虽然高级，却单调冰冷。尽管置身于家眷之中，他却像是关闭于自己的体温里；在家里睁开眼睛时，就感到一直冷入心中。

石野贞一朗迅速地穿好西装，斜靠于榻榻米上面抽烟，眼睛看着在化妆的女人背影。梅谷千惠子还年轻，身上穿着的短衫和裙子颜色，以及化妆的方法，都有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光彩。

石野的表情，和在家里对着妻子时迥然相异。

让梅谷千惠子搬到这里来，已经一个月了。她是

公司雇用的人，不过，一旦变成这种关系，就立刻让她辞职。公司里没有人发现，要是被人识破，课长的地位就难保了。这一点，他自认为处理得当。没有一个人把梅谷千惠子的辞职和石野课长连想在一起。石野贞一郎对今后的升迁还抱着莫大的期待。

他的家在大森，他没有愚蠢到在丸之内的公司与家之间直线的路上金屋藏娇，而是在西大久保一角的安静巷弄找房子，让梅谷千惠子居住。要租赁这房屋与付租金时，一切都由千惠子出面。石野贞一郎小心翼翼的，绝对不让别人看见他，他总是晚上才来，这条巷弄在末端和别的通路交叉，所以能装出路过者的样子。石野贞一郎先四下张望一下，然后才迅速地消失于千惠子的家里。

千惠子好笑地说，附近没有人知道石野贞一郎的存在。东京的房屋密集，可是，生活却彼此孤立。

“好了，让你久等了。”

千惠子从镜前站起来，转身朝着贞一期，眼睛含笑问：

“课长，今夜打算如何向家里解释？”

贞一郎抬起手肘看看表。

“九点，就说到涩谷看电影好了，时间刚刚好。”

他站起来，让千惠子帮他穿上大衣。

“要是问你电影故事怎么办？”



“上回看的还在演，说那部片就行了。”

“好高明。”

千惠子先走出家里，左右张望一下，然后往背后招招手，这已经是他们的信号了。

其实石野贞一郎不喜欢千惠子送他出来，他不希望两人走在一块儿时被人撞见，因为将从何处发生破绽，是无法预料的，一旦踏出外面，贞一郎就变为胆小。然而，千惠子坚持要送他，直到他拦到计程车为止；贞一郎把这份坚持视为爱情，因而无法拒绝。不过，千惠子落后五、六步，跟着他走，让任何人看起来都不像同伴的样子。贞一郎上车时，她也是保持一段距离，隐藏于黑暗处目送。

十二月十四日晚上。天气并不太冷。石野贞一郎走在前面，千惠子跟随其后。到车辆往来的大路约需步行六百公尺左右，路上还有行人，但没有人看一眼贞一郎和千惠子。

大约剩下百余公尺就到大马路时，迎面而来的人影突然向石野贞一郎行礼，他悚然一惊，不知所措。在街灯的亮光下认出了对方，是住在大森的邻居杉山孝三；他们的关系只是见面时，双方都点点头就经过的程度罢了。

石野贞一郎本能地还礼，交身而过后才咬牙切齿地懊悔不已。我干嘛要还礼？我满可以不理睬的，那

他就会以为是认错了人，反正是晚上，看不清楚不足为怪。

在最不方便的时候被邻居撞见，实在可恨。这家伙为什么在这时候到西大久保这一带来闲荡？他似乎是那一家公司的职员，真是讨厌的人。

想到对方说不定也在思索相同的问题，石野贞一郎的脸色就转为阴暗。

走到大街，在等候空车时，千惠子悄悄靠近石野贞一郎问：

“刚才那个人你认识？”

显然千惠子从后面看到了。

“住在附近的人。”贞一郎也低声回答。

“哎呀！”千惠子轻呼一声，不安地问：“不要紧吗？”

“不要紧。”

“他会告诉你家里的人吗？”

“没有熟到那种程度。只是点点头，从来没有说过话。”

千惠子没有再说什么，空车迟迟等不到。石野贞一郎正想告诉千惠子快点离开时，千惠子又问：

“你想，刚才那个人有没有发现你和我是一道的？”

石野贞一郎内心一惊，若是发现了，这家伙可能会对附近的人说，那么，消息迟早会传入妻子耳朵。





“你走在我后面一段距离吧？”石野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个人要经过时，有没有看你？”

“没有，直直走过去。”

“那就可以安心了，没有发现。”石野稍微放心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不错，放心好了。喂喂，你离远一点。”他警告千惠子说。

千惠子走开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终于来了一辆亮着红灯的空车。

石野贞一郎坐在车内，想起千惠子的话，这是他所担忧的事。住在附近叫做杉山孝三的这男人；不知是否会把他于晚上九点多钟，在西大久保的路上走着的事告诉家里的人？不，更糟糕的是，他可能会到处去说，那么，妻子迟早也会听到。晚上无缘无故和年轻女子走在西大久保的路上，妻子必然会起疑。家庭纠纷发展下去，被公司发现真相时，那就一切都完了，课长的地位也许就保不住了。

不过，千惠子说，杉山孝三目不斜视地走过去。也许是真的，落后两公尺的二十二岁的女性梅谷千惠子，不像是我的同伴。看起来像不相干的过路人，所以才看也不看千惠子一眼，否则的话，一定会兴趣浓厚地

多看她几眼。

石野贞一郎竭力把破绽的猜想抹除，一旦让不安伸长，那就没有止境了。计程车在环状线外圈飞驰着，他把车窗稍微打开，让冷风吹进来，摇了摇头。

回到位于大森的家时是九点四十五分，他是不由自主地看表。原先黑暗的玄关灯亮了。妻子出来迎接。

“你回来了？妻子发出沙哑的声音说。她的身体肥胖，往横的发展，与刚才分开的梅谷千惠子简直无法比拟。石野的情绪急速低落。

“今天好晚啊。”妻子的声音从弯腰解鞋带的石野贞头上落下来。

“嗯，到涩谷看了电影。”

石野贞一郎快步走到起居室去。

家里的空气冷冷的包围着他，这个家为什么会这般单调无聊？

“要吃饭吗？”妻子拿着更换的衣服过来问。

“已经吃过了。”

石野尽量简短地回答，胖妻显得有些扫兴的样子，但没有追问。石野安心地抽烟、喝茶后就睡了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时。太阳照在纸门上。枕畔放着报纸，石野贞一郎从被窝中伸出两手，在头上翻开报纸。

“向岛少妇单独在家，强盗侵入谋财害命。”



社会版的三段标题，石野马虎地看了一下，引不起兴趣。

二十三岁的少妇于昨晚九点到九点半之间，被强盗绞杀于家中。丈夫回家后才发现尸体，但因为现场是在向岛寂静的住宅街，妻子单独在家……常见的命案，石野只记得概要而已。

石野闭上眼睛想再睡片刻，忽然想起梅谷千惠子时常一个人在家，感到有些不安。

二

大约两周之后闻，什么事也没发生，这当中到梅谷千惠子那里去幽会了一次。

“上次在路上遇见的那位邻居，没有说什么吗？”

“放心好了，什么也不有，看来的确没有发现你。”

石野贞一郎浮忆着杉山孝三瘦长的面孔。对了，从那夜以来，不会在路上遇见他。

“那太好了。”千惠子漾起了微笑。这是他们两人单独的安心。

公司里依然没有发生任何不安的事，没有任何人怀疑已经辞职的梅谷千惠子与他的关系。石野对待课

员一向面无表情，板着面孔坐在桌前办公。

有一天，三点左右的时候，工友进来对正在批阅公文的石野说，有人来访他。名片上面印着“警视厅搜查一课副警都奥平为雄。”石野贞一郎的面孔不由自主地感到发热，也许是为梅谷千惠子的事而来的，他感到不安。

“是三位。”工友说。

石野告诉工友，把客人带进会客室。

为了保持冷静。想把剩余的两三张公文看完，可是，看不进瞄中，冷静不下来。他放弃了，而且为了快点消除不安，向会客室走去。

三个穿西装的男人并排坐在嘲桌的一角，看到石野进来，全部站起来。左边的一个年龄较大。另外两个是年轻人。

“我是石野”他发出相当冷静的声音说。

“我叫做奥平，对不起，在你上班中来打扰。”副警部恭敬地一鞠躬，并且说出两个同伴的名事，但石野仿佛耳边风一般，立刻忘记了。

奥平副警部一张四四方方的面孔，好像商人的感觉。他一直挂着暧昧的微笑，啜饮工友送来的茶，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。石野划火柴点燃香烟，但内心颇为不安。

“现在言归正传”。奥平副警部终于拿出记事簿，



进入正题，“府上是在大田大森马道十五号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石野的胸部一阵骚乱，副警部的一对小眼睛好像在凝视，令人不舒服，他的记事簿里不知写些什么？

“不错。”奥平副警部点点头。“那么，请问一下，住在府上附近的杉山孝三这个人，你认识吗？”

石野贞一郎内心打着问号，因为有那天晚上的事，所以安心不得。

“知道有这么一个人，但没有交往。”

奥平同样深深点头。

“那么，如果在路上遇见，认得出是杉山先生吗？”

“那当然认得出。”石野立刻回答，但在西大久保的路上遇见的记忆回到脑中，奥平副警部究竟在调查什么？

“那么，再请问你，杉山先生说，十二月十四日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，他在西大久保的路上遇见你，你记得吗？”

就是那天的事！那天是十四日吗？既然说在西大久保相遇，除了那天以外没有别的。梅谷千惠子的事立刻钻入他的脑中，如果说我无缘无故在西大久保闯荡，那么接下去可能就暴露那件秘密了，这非得提防不可。

“唔，……”石野故意斜着头装糊涂。“这是不是

和什么有关系？”

“关系重大。”奥平副警部突然严肃地说，“这件事希望你暂时不要漏出去。十四日晚上九点在左右，向岛发生杀人案，就是报纸刊登的少妇遇害案子，杉山孝三有嫌疑，而且是很严重的嫌疑。他说在命案发生的时间，他在西大久保的街上走着，还说在路上遇见你，问你就知遭。西大久保和向岛从距离上说，要杀人是不可可能的。所以假使这是事实，不在杀人现场的证词就可以成立，因此，希望你十分慎重地回答。”

奥平的小眼睛注视着石野。

石野贞郎内心大吃一惊，遇见杉山孝三真是意外灾难。如果承认，石野本身的秘密可能会暴露，种种悲惨结局的场面掠过眼前，他的心不由得发抖。

“不，我没有在那种地方遇见杉山先生。”石野贞一郎清楚地回答。

三

石野贞一郎从公司直接回家，今天下午警视厅的搜查员来过，使得他心情沉重。杉山孝三这个人的事，石野并不关心，但被询及十二月十四日午后九时许，